自襄十三至十九年

服部文庫
イ17
196
10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三十五　梅谿　林　尭叟　唐翁

魯襄公四

經 十有三年辛丑春公至自晉○夏取邿 邿小國也○邿音詩傳同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卒子康王昭立 ○冬城防 防臧氏邑

傳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 晉經文去冬公如晉今至自晉 孟獻子書勞于廟 書勲勞于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凡公

117
196
10

行告於宗廟反行飮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年傳曰公至自伐鄭以飮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飮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事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當合前後並觀之禮也得告全之禮○夏邿亂邿國有亂分爲三國自分爲三部不相統一師救邿魯師救邿之亂遂取之遂乘其亂而取其國凡書取凡春秋書取之例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言易取也○易去聲用大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荀罃士魴卒荀罃中軍將士魴下軍佐

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晉悼蒐于晉綿上之地以治兵爲將命將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士匄將中軍爲元帥代荀罃辭士匄辭不受曰伯游長伯游即荀偃言荀偃年長○長上聲昔臣習於知伯謙言昔臣習學爲政於荀罃是以佐之是以佐荀罃爲中軍非能賢也九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已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請從荀偃而爲之佐荀偃將中軍從士匄之請使荀偃代知罃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使韓起代荀偃辭以趙武韓起辭以

其戰遂與趙武 又使欒黶 晉侯又武位卑故辭欒黶不聽更命欒黶黶辭不受
曰臣不如韓起 言臣之才不及韓起 韓起願上趙武 韓起
願推趙武使居己上 君其聽之 勸悼公聽而用之 使趙武將上
軍 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 韓起佐之 位如故 欒黶將下
軍 位亦如故 魏絳佐之 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 新軍無
帥 將佐皆遷故無帥 晉侯難其人 晉悼公難於用其人 使其
什吏 使新軍之什吏 率其卒乘官屬 率新軍之卒乘官屬○卒
尊入乘去声 以從於下軍 以從於下軍之帥 禮也 得慎舉

禮 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羣臣遜讓晉之民心是以和睦 諸
侯遂睦 諸侯是以輯睦 君子曰讓 遜讓之道 禮之主也
言禮以辭讓為主 范宣子讓 范宣子始以中軍讓 其下皆讓
其下諸卿皆從而讓 欒黶為汰 雖以欒黶最為汰侈○汰音太 弗敢
違也 亦讓韓起弗敢違矣 晉國以平 晉國之政所以和平 數世
賴之 數世子弟猶足倚賴 刑善也夫 刑法也言士匄以遜讓為羣臣法至
善也 一人刑善 一人以善示法於眾 百姓休和 百姓化於善皆
休美而和平 可不務乎 可不以刑善為先務乎 書曰 舉書呂刑

一人有慶 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好善之慶 兆民頼之 十萬爲兆天子曰兆民言兆民皆倚頼其福澤 其寧惟永 所以永長得安寧之福 其是之謂乎 士有之讓其當是書之所謂也 周之興也 昔周道之方興盛也 其詩曰 舉大雅文王詩 儀刑文王 儀善也言文王善用法 萬邦作孚 孚信也故爲萬國所孚信 言刑善也 言文王用法之善也 及其衰也 及周道之衰微也 其詩曰 舉小雅北山詩 大夫不均 言幽王役使大夫勞逸不均 我從事獨賢 故從事者怨恨稱已之勞以爲獨賢无讓心 言不讓也 言其自賢

不能讓善也 世之治也 世道治安之時 君子尚能 君子才能爲可貴尚 而讓其下 而舉能以讓其在下位之人 小人農力 小人以耕農爲當勤力 以事其上 而盡力以事其在上位之人 是以上下有禮 是以上下之人皆有遜讓之禮節 而讒慝黜遠 而讒慝之人皆黜斥而遠遁 由不爭也 蓋由上下相遜無爭競心所致 謂之懿德 謂之懿美之德 及其亂也 世道濁亂之時 君子稱其功 在位之君子則自稱伐其功 以加小人 以加陵小人 小人伐其技 小人亦自稱伐其技能 以馮君子

興

馮亦陵也以馮陵其君子○馮皮冰反是以上下無禮是以上下之人皆無禮遜之節亂虐並生禍亂暴虐之徒並生於斯世由爭善也由爭其自善也謂之昏德謂之昏亂之德國家之敝國家敝壞之道恒必由之常必由於不讓○傳言晉能讓善所以興○楚子疾楚共王疾病告大夫召諸大夫而告之曰不穀不德自言不穀無德行少主社稷少弱而主楚國之社稷○少去聲生十年而喪先君楚共王生十歲而喪先君莊王○喪去聲未及習師保之教訓師保皆教太子之官言少小未及習熟教訓而應受

多福多福謂為君是以不德是以德不足以服晉而亡師于鄢鄢敗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以辱楚國之社稷為大夫憂為諸大夫之憂其弘多矣弘大也既辱且憂弘大眾多若以大夫之靈若以諸大夫之威靈獲保首領得保全首領以歿於地以善終於地下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窀張倫反穸音夕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所以從先君代為禰廟者請為靈若厲請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

擇焉大夫其擇斯二者而用之莫對諸大夫皆莫敢對及五命及共王五次出命乃許大夫乃許秋楚共王卒及楚共王卒○共音恭下同子囊謀諡子囊為共王謀諡大夫曰楚大夫曰君有命矣共王已有命為靈若厲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言君臨終之命其辭甚恭若之何毀之若之何以惡諡而毀壞之赫赫楚國楚國赫赫然強盛而君臨之而共王為君以統臨之撫有蠻夷撫綏蠻夷之國以為楚有奄征南海奄與南海諸侯而征伐之以屬諸夏以聯屬中國之諸侯而知其過而自知其不德

亡師之過可不謂共乎可不謂之共敬之主請諡之共請諡楚子以共大夫從之楚諸大夫皆從子囊之議○吳侵楚吳乘楚喪故侵楚養由基奔命養由基奔命以禦吳師子庚以師繼之楚司馬子庚以楚師繼其後養叔曰養叔即養由基吳乘我喪言吳人乘楚之喪謂我不能師也謂我國有難不能出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必輕易楚人而不戒備○易去聲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也令子庚設伏兵三處以待我師○覆浮去我請誘之我請以師誘吳師而致之子庚從之楚子庚從養由

基之謀戰于庸浦與吳戰于楚庸浦之地大敗吳師果如
養叔之謀獲公子黨獲吳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
君子以吳不用天道相弔恤詩曰舉小雅節南山詩不弔昊天
言不爲天所弔恤也亂靡有定其禍亂無有定時爲明年會向傳○
冬城防城臧氏之邑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爲時
於是將早城於是魯人將早城防邑臧武仲請俟畢
農事臧武仲恐妨農事故請俟農功之畢禮也得城築之禮○鄭
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二子至今猶在楚國

○㚟音綽石㚟言於子囊石㚟乃進言於楚子囊曰先王
卜征五年征謂巡守征行言先王先巡守征行之五年而卜其吉凶而歲習其祥習同也祥吉也而每歲所卜必同其吉祥習則
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守征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
不習謂卜不吉則增脩德行而改卜吉凶今楚實不競今楚實不能脩
德與晉競行人何罪兵交使在其間行人何所獲罪止鄭一卿
止鄭良霄之一卿以除其偪以除鄭國之偪害使睦而疾
楚以固於晉位不偪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焉用之言安

所用之。焉音烟。○使歸而廢其使，不如使良霄歸鄭，而廢其本出奉使之意。○使，去聲。怨其君以疾其大夫，則良霄必以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之故，怨咎其君而疾惡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使相牽引，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不固。不猶愈乎，豈不勝於久執之乎。楚人歸之。楚乃從石毚之謀，還良霄歸鄭。

經十有四年壬寅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向，鄭地。

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伯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奬成伯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三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無傳。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晉秦兵爭止此。○晉秦兵爭始於韓而終於十三國之伐。

○己未衛侯出奔齊。獻公出奔，衞人立公孫剽。○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入鄆。○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遺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戚孫林父邑於是衛孫林父立公孫剽而晉會于戚以定之襄耶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爲之也悼公之德衰矣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吳爲楚所敗故告于晉會于向晉合諸侯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謀爲吳伐楚○爲去聲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范宣子即士匄以前年吳伐楚之喪爲不德而數其罪以退吳人數而退之卒不爲吳伐楚執莒公子務婁就向之會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

故比年伐魯○使去聲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晉又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故范宣子親數戎子駒支於朝曰來姜戎氏呼之使前曰來姜戎氏而數之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瓜州地在今燉煌吾離姜戎之祖也昔者秦穆公迫逐汝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杜云蓋苫之別名爾雅曰白蓋謂之苫此言汝祖無氊裘可衣所被服者苫蓋也○被音披蓋音盍蒙荊棘汝祖無土地可居所蒙冒者荊棘也以來歸我先君以來歸我先君惠公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我先君惠公有不腆厚之地）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爲剖與汝中分土田而食其利○女音汝下同）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今諸侯之事我晉君）不如昔者（不如昔日之一心）蓋言語漏洩（蓋漏洩晉國之言語命令）則職女之由（職主也則由汝諸戎實主漏洩）詰朝之事（詰朝明旦也言明旦會兵之事）爾無與焉（汝無得預會事○與音預下同）與將執女（君欲與會則將執汝）對曰（姜戎荅）昔秦人負恃其衆（昔秦穆公負恃其民人之衆）貪于土地（貪于土地賴之廣大）逐我諸戎（迫逐諸戎而取其地）惠公蠲其大德（晉惠公明其存亡繼絕之大德）謂我諸戎（謂我諸戎之國）是四嶽之裔冑也（四岳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冑後也）毋是翦棄（毋是翦削棄絕）賜我南鄙之田（賜我南邊之田）狐狸所居（言其地荒穢皆狐貍所居處）豺狼所嗥（其地僻野皆豺狼所嗥嘯嗥音豪○）我諸戎除翦其荊棘（我諸戎除剗翦削其荊棘而耕種之）驅其狐貍豺狼（驅逐其狐貍豺狼而居處之）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以臣事晉之先君不內侵亦不外叛）至

于今不貳（至于今日不敢攜貳）昔文公與秦伐鄭（晉秦圍鄭在僖公三十年）秦人竊與鄭盟（秦穆公從燭之武之說私與鄭盟）而舍戍焉（秦使杞子逢孫揚孫戍鄭）於是乎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晉禦秦兵於殽之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戎當秦兵於殽之下○亢音抗）秦師不復（殽之戰秦人匹馬倚輪無返者）我諸戎實然（言我諸戎效力攻秦實使之然）譬如捕鹿（譬如用獵捕鹿之人）晉人角之（角者當其頭也）諸戎掎之（掎者踣其足也○掎基上聲）與晉踣之（踣斃也與晉斃秦而取之○踣蓬入）戎何以不免（戎之事晉何以不免於罪）自是以來（自敗秦于殽以來）晉之百役（晉國凡百役使）與我諸戎（號召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無曠時）以從執政（以從晉執政之命令）猶殽志也（猶殽陵從晉之志也）豈敢離逷（豈敢有攜離逷遠之心○逷亭入）今官之師旅（師二千五百人之帥旅五百人之帥言師旅之長官）無乃實有所闕（無乃實有所闕失）以攜諸侯（以攜離諸侯之心）而罪我諸戎（反以言語漏洩歸罪於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我諸戎飲食腥羶之味衣服氊毳之服）不與華

同不與中國同其嗜好贄幣不通執贄與幣不通中國之禮言語不達交言接語不達中國之俗何惡之能爲何能漏洩言語爲惡於晉不與於會不與於明日諸侯之會○與音預亦無瞢焉瞢悶也言亦無悶焉○瞢孟宣蒙三音賦青蠅而退賦小雅青蠅詩取其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范宣子謝姜戎使即事於會使即就諸侯之會事成愷悌也成豈弟不信讒也不書者戎爲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即叔老字爲季武子介介副也以會以會于向自是晉人輕魯幣晉以魯爲有禮

自是輕魯人貢賦之幣帛而益敬其使而益加敬魯之使者○使夫聲

○呉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呉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諸樊將以位讓其少弟季札季札辭季札辭不敢當曰曹宣公之卒也在成十三年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成公負芻也負芻殺曹太子自立諸侯與曹皆不以爲義欲討之將立子臧將立子臧事在成十五年子臧去之子臧逃奔宋遂弗爲也不肯爲君以成曹君成十六年晉歸曹伯君子曰能守節君子謂子臧能守上下之禮節君義嗣也

君謂諸樊壽夢之適子義當嗣位誰敢奸君誰敢奸犯君之定位有國奄有吳國非吾節也非我當然之禮節也札雖不才言已雖無才能願附於子臧願自附於子臧之後以無失節以無失當然之節固立之諸樊固欲立季札爲君棄其室而耕季札乃棄其室而耕于田乃舍之乃舍季札不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以兄弟相傳○舍音捨○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見經註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晉悼公待于秦晉之竟○竟音境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

使晉六卿帥十三國之師以伐秦及涇及秦涇水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水叔向見叔孫穆子晉叔向以軍事見魯叔孫豹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孫穆子賦邶風匏有苦葉詩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匏白交反叔向退而具舟叔向知穆子有必濟之意乃退而具舟于河魯人莒人先濟二師先濟涇水爲諸侯倡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子蟜即公孫蠆懿子即北宮括曰與人而不固言與人同伐而持心不固不肯濟水取惡莫甚焉取惡於人莫甚於此若社稷何若國家社稷何懿子說北宮

懿子悅其言○說音悅二子見諸侯之師鄭衛二子乃往見諸
侯之師而勸之濟而勸諸侯之師共濟涇水濟涇而次乃濟
涇水而次舍其地秦人毒涇上流秦人寘毒藥於涇水上流師
人多死師飲毒水故多死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
進司馬子蟜即公孫蠆帥師先進爲諸侯倡師皆從之諸侯之師皆從
鄭師以進至于棫林至于秦棫林之地○棫位逼反不獲成焉
不得秦人求成焉荀偃令曰晉荀偃出令於軍中曰雞鳴而
駕雞方鳴而駕馬於車塞井夷竈示不反也唯余馬首是

瞻言進退從己欒黶曰晉下軍帥曰晉國之命晉國之命令
未是有也言從前未嘗有不用人謀而進退從己之命余馬首
欲東欒黶自言我亦下軍之帥馬首欲東向而歸乃歸黶惡偃自專故
弃之而歸下軍從之黶將下軍故下軍從之歸左史謂魏莊
子左史晉大夫莊子即魏絳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即荀偃
言先歸不待荀偃乎莊子曰魏絳荅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
偃也言荀偃命爲馬首是瞻是使人各從其帥欒伯即黶吾帥也
魏絳佐下軍故欒黶爲帥吾將從之言我將從其命從帥從帥之命

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爲待荀偃之道也伯游曰即荀偃
吾令實過言我之命令實有過失悔之何及雖追悔之亦無
所及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致敗多遺秦人禽獲○遺去聲乃命
大還乃命諸侯之師皆歸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
也欒鍼曰欒黶弟也此役也言此伐秦之役報櫟之敗
也本以報櫟敗之恥役又無功今爲役又無克敵之功晉之
恥也此晉國之恥辱也吾有二位於戎路二位言欒氏兄
弟二人俱在戎路黶將下軍鍼爲戎右敢不恥乎敢不以此爲恥乎

獨　鞅　黶　誣

與士鞅馳秦師欒鍼與士匄之子鞅俱馳入秦師死焉欒鍼
死於秦師士鞅反士鞅獨生歸欒黶謂士匄欒黶乃告士鞅
之父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言欒鍼不欲往馳秦師而子召
之而汝也汝子士匄召之同往余弟死欒鍼死而子來而汝
也士鞅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是汝子殺我之弟也此皆欒鍼
汰侈肆爲誣黶之辭也弗逐若汝不逐士鞅余亦將殺之言我
亦將殺鞅以報此怨士鞅奔秦士匄乃逐其子使出奔秦於是
齊崔杼宋華閲仲江會伐秦仲江宋公孫師之子不

書經書齊人宋人惰也臨事惰慢不脩也向之會亦如之
向之會書齊人宋人亦如此義衛北宮括不書於向向之會書
衛人亦惰也書於伐秦伐秦之役書北宮括攝也能自攝整從鄭
子蟜俱涉涇秦伯問於士鞅曰士鞅奔秦秦景公因而問之
晉大夫其誰先亡言晉諸大夫誰將先亡對曰士鞅荅
其欒氏乎欒氏其將先亡秦伯曰以其汰乎秦伯又問
以欒氏汰侈之故乎對曰然士鞅荅曰是也欒黶汰虐已甚
言欒黶汰侈暴虐已甚猶可以免猶可以免其身其在盈乎

盈欒黶之子言在黶之子也秦伯曰何故言何故不在黶之身而在其子
對曰武子之德在民武子欒書黶之父也言欒書德澤在民
如周人之思召公焉召公奭也言晉人之思欒書如周人
之思召公○召音邵愛其甘棠昔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
害其樹而作勿翦勿伐之詩況其子乎周人猶愛召公之樹何況晉人
而不愛欒書之子乎欒黶死欒黶既死盈之善未能及人
欒盈自己之善未能乎信于人武子所施沒矣欒書所施恩澤速而
沒矣○施去聲又如字而黶之怨實章而黶之結怨者實章著於

手 衞 不

世將於是乎在將於是在盈之世而秦伯以爲知言
秦景公以士鞅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爲士鞅請於晉
侯而復其位○爲去聲○衞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
食衞獻公戒勅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二子皆服朝服待命於朝日
旰不召旰晏也至日晏而公不召○旰古旦反而射鴻於囿
獻公方且射鴻鴈於苑囿之中○射音石二子從之二子又不得命遂從
公于囿不釋皮冠皮冠田獵之冠也欵大臣宜釋皮冠今不釋冠不盡
禮也而與之言而與二子言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甯惠子見無

禮而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氏邑孫文子不安故往其私邑孫蒯
入使蒯孫文子之子使於衞○使去聲公飲之酒獻公飲孫蒯以
酒○飲去聲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掌樂大夫小雅
巧言詩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戚衞河上邑公欲以喻
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大音泰下同大師辭大師辭以爲不可師曹
請爲之師曹樂人請爲獻公歌之初公有嬖妾先時獻公有嬖幸之
妾使師曹誨之琴使師曹教嬖妾鼓琴師曹鞭之師曹
以嬖妾不受教誨而鞭罰之公怒獻公怒鞭師曹三百鞭師

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故師曹欲為獻公歌巧言之詩以怒孫子以激怒孫文子以報公以報獻公鞭已之辱公使歌之獻公使師曹歌之遂誦之師曹既歌恐孫蒯不解故遂誦言之蒯懼孫蒯聞歌恐懼告文子以其事告其父孫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言獻公忌我居河上為亂階矣弗先若不先公為亂必死必被誅而死并帑於戚帑妻子也乃并妻子皆居於戚○并音併帑音奴而入見蘧伯玉孫文子乃入衛見蘧伯玉伯玉即蘧瑗○蘧音渠曰君之暴虐言衛獻公暴虐之政子所知也吾子之所知識也

輙

大懼社稷之傾覆大懼衛國之社稷傾危覆滅○覆音福將如之何言將何以為計對曰蘧伯玉荅君制其國言人君專制其國家臣敢奸之人臣豈敢奸犯其政雖奸之雖使奸犯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庸知差勝否乎遂行伯玉遂進去衛從近關出懼難作故從近關出欲速出竟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三子衛羣公子獻公疑孫文子將叛故使三子盟之于丘宮近戚地孫子皆殺之孫文子皆殺三子不與盟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獻公弟公見禍作遂奔齊

如鄄。獻公乃往衞之鄄地。○鄄、音絹。使子行於孫子。子行亦羣公子。獻公使往請和於孫文子。孫子又殺之。孫文子不欲和、又殺子行。公出奔齊。獻公懼禍、遂出奔齊。孫氏追之。孫氏追獻公。敗公徒于阿澤。敗獻公之黨于阿澤之地。鄄人執之。公之徒因敗散還、故鄄人爲公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衞之善射者。尹公佗從之學射。○佗、音駝。下同。差、初佳初宜二反。下同。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公孫丁衞之善射者。庾公差從之學射。二子追公。庾公差尹公佗爲孫氏追獻公。公孫丁御公。公孫丁爲獻公

戎御

子魚曰。即庾公差。射爲背師。言公孫丁射師也。今爲御我、若射之、是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爲背師也。○射、音石。下同。不射爲戮。言爲孫氏追公而不射、將爲三軍戮。射爲禮乎。禮射不求中、則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於是庾公差發兩矢、射中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尹公佗謂庾公差。子爲師。子謂庾公差、於公孫丁爲師。○爲、去聲。我則遠矣。尹公佗不從公孫丁學、故言我則遠矣。乃反之。佗始與差俱還、中悔、乃獨反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公孫丁見尹公佗反追己、乃以轡授獻公而射之。貫臂。矢貫尹公佗之臂。

子鮮從公子鮮獻公母弟從獻公○鮮音仙及竟及衛竟○竟音境
公使祝宗告亡獻公使大祝宗人告宗廟以出亡且告無罪且告宗廟無罪而亡定姜曰定姜獻公適母無神何告言若無鬼神尚何所告若有若有鬼神不可誣也不可欺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若何誣神而告無罪舍大臣而與小臣謀言獻公舍其大臣而專與小臣謀事○舍音捨一罪也其罪一也先君有冢卿冢大也言孫子甯子爲定公之正卿以爲師保且嘗爲獻公師保之官而蔑之而陵蔑二卿如下日旰不召不釋皮冠之類

二罪也其罪二也余以巾櫛事先君巾帨手者櫛理髮者言我事定公爲夫人○櫛側乙反而暴妾使余而暴虐使我如遇婢妾三罪也其罪三也告亡而已但告廟曰出亡而已無告無罪無以無罪誣告先君時定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魯襄公使厚成叔往弔于衛曰寡君使瘠瘠厚成叔名言魯君使瘠○瘠在亦反下同聞君不撫社稷聞衛君不撫綏其社稷而越在他竟而遠出在他國之境若之何不弔如之何而不弔恤以同盟之故以魯衛二國同盟之故使

瘠敢私於執事使瘠敢私告於衛諸大夫執事者曰其辭
有君不弔為人君而不弔恤為臣之難有臣不敏為臣而
不敏達為君之難君不赦宥君既不赦宥其臣之過失臣亦不
帥職臣亦不帥循其臣之職分增淫發洩君臣如此增其淫慝發洩
而為逐君之事其若之何其將如之何哉衛人使大叔儀
對衛人使大夫大叔儀對客○大音泰曰群臣不佞言衛之諸臣不
能為佞得罪於寡君得罪於衛君寡君不以即刑
衛君不以羣臣就於刑戮而悼棄之乃自傷悼違棄之而去以為

君憂以為魯君之憂君不忘先君之好君不忘衛國先
君同盟之好○好去聲辱弔群臣辱使使者弔問群臣又重
恤之又重憂恤衛之諸百懸其不違○重去聲下同敢拜君命
之辱敢拜魯君弔問之辱命重拜大貺重拜懸恤之大賜
厚孫歸厚孫即厚成叔使還歸魯復命復命於公語臧武
仲以其事語臧武仲○語去聲曰衛君其必歸乎言衛
獻公必得返國有大叔儀以守有大叔儀以守於國○守音狩
有母弟鱄以出母弟鱄即子鮮從君以出○鱄音專又市轉反或

撫其內大叔儀鎭撫於其內或營其外母弟鱄經營於其外能無歸乎能無復歸其國乎齊人以郲寄衛侯郲齊所滅郲國蓋齊人寄寓衛獻公於其地○郲音來及其復也及獻公之復國也以郲糧歸言獻公之貪右宰穀從穀衛大夫從獻公以出○從去聲又如字而逃歸既從公而復逃歸衛人將殺之以穀從君故欲殺之辭右宰穀辭謝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得已耳○說音悅下同余狐裘而羔袖以狐爲裘至美也以羔爲袖則有少惡喻己一身盡善雖

從君以出其惡不多乃赦之乃赦右宰穀不殺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衛人立之是爲殤公孫林父甯殖相之孫林父即孫文子甯殖即甯惠子共相殤公剽○相去聲以聽命於諸侯以聽會盟之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衛獻公居于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臧紇即武仲衛獻公奔齊故臧紇如齊唁衛侯弔失國曰唁○唁魚變反衛侯與之言虐衛侯與臧武仲言皆暴虐之事退而告其人武仲既退而告其從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言衛獻公其不得復入其國矣其言糞土也其言皆賤踏羣臣如土芥者也亡而

不變（既亡而不改變其志）何以復國（何以爲反國之本）子展
子鮮聞之（二子皆衛獻公弟聞武仲之言）見臧紇（子展子鮮其見
臧紇）與之言道（與武仲言皆順道理之事）臧孫說（臧孫即臧武仲
喜說其言）謂其人（武仲又告其從人）曰衛君必入（言衛獻公
必復其國矣）夫二子者（夫子展子鮮二子者）或輓之（前牽爲輓
或輓其前也○輓音晩）或推之（後送爲推或推其後也○推如字又退平
聲）欲無入（獻公欲無入國）得乎（言必得也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師歸自伐秦（晉侯自伐秦而歸）晉侯舍新軍（晉悼

公廢新軍不用○舍音捨下同）禮也（得侯國置軍之禮）成國不過
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也不過居天子之半軍制周爲天子置六軍）周爲六軍
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諸侯之大國宜立三軍可也）
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罃之長子盈朔之弟也盈生而朔死）
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武子即知罃盈罃之次子生六歲而父卒）
彘裘亦幼（彘裘士魴子也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即荀盈彘裘也）
皆未可立也（二子皆幼未任爲卿故不可立）新軍
無帥（爲官擇人故新軍無帥）故舍之（故舍新軍不復置）○師

曠侍於晉侯 師曠晉樂大師子野也侍於晉悼公 晉侯曰衛人出其君 悼公言衛人逐其君獻公 不亦甚乎 以臣逐君亦已甚乎 對曰或者其君實甚 師曠荅或者衛君所爲已甚非獨其臣之罪 良君將賞善而刑淫 明白之君賞加於善人刑加於淫人 養民如子 其養民也如父母之養子無所偏愛 蓋之如天 其蓋民也如天之蓋物無所偏覆 容之如地 其容民也如地之容物無所偏載 民奉其君 故民之奉其君也 愛之如父母 其愛君也如愛父母起敬起孝 仰之如日月 其戴君也如仰日月起敬

陸德明曰乏祀作之祀誤

起孝 敬之如神明 其敬君也如敬神明起敬起孝 畏之如雷霆 其畏君也如畏雷霆起敬起孝 其可出乎 民之愛仰敬畏其君若此其可逐而出之乎 夫君神之主 夫國之有君奉祭祀故爲神之主 而民之望也 施德惠故繫民之望 若困民之主 若困其民以主其國 匱神乏祀 空匱其神乏絕其祀 百姓絕望 德惠不施絕民之望 社稷無主 災患並興社稷無主 將安用之 神怨民叛將安用君 弗去何爲 君若不去復何爲焉。去上聲 天生民而立之君 天生烝民建立聖賢爲之君長 使司牧之 使司主萬

民而牧養之勿使失性勿使斯民失其性情之正有君而為之貳既有君長為之卿佐以副貳之使師保之使為師為保以輔導其君之德業勿使過度勿使其君越於法度之外是故天子有公是故天子有天下則有三公以輔其德諸侯有卿諸侯有一國則有卿佐以輔其治卿置側室其次列國之卿則置側室支子之官以佐其家大夫有貳宗其次列國之大夫則有宗子之副貳者以相其室士有朋友其次而士則有同門之朋合志之友以修其業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自庶人而下執伎藝曰工通貨

賄曰商造成事曰皁屬於吏曰隸養牛曰牧養馬曰圉皆有親信比暱之人以相輔佐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臣僕以相輔佐其上也善則賞之有善則宣揚賞宣揚也過則匡之有過則匡正之患則救之有患則救恤之失則革之有失則更革之自王以下王即天子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父兄子弟各上有父兄下有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政之愆過察其政之得失史為書史大史也君舉則書瞽為詩瞽盲者為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大夫則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

救

徑迮聞君過失傳言告于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商陳其貨物以不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百工獻其技藝以喩政事故夏書曰舉夏書亂征篇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遒人行令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也正月孟春每歲首孟春正月於是乎有之於是乎有遒人徇路之事諫失常也恐人君失其常度故諫之也天之愛民甚矣上天之愛惜下民如此其至豈其使一人肆於

民上肆放也豈其使國君一人肆放恣欲以居民上以從其淫淫以縱爲淫欲之事○從音縱而棄天地之性而棄絕天地養生民之本性必不然矣此天理之必不然者也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庸浦役在前年○爲去聲子囊師于棠以伐吳楚令尹子囊師于棠邑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吳人不出禦寇故楚還師子囊殿子囊自爲楚師後殿○殿頭去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子囊以吳爲不能出師而不儆戒戰備吳人自皐舟之隘皐舟吳險阨之道故吳人自此出師要而

擊之（要擊楚人歸路而擊之○要平聲）楚人不能相救（道險阨故）（楚人前後不能相救）吳人敗之（吳敗楚師）獲楚公子宜穀（宜穀時從師故吳人敗而獲之傳言不備不可以師）○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周靈王使劉夏賜齊靈公命將昏於齊故也）曰（其辭曰）昔伯舅大公（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大公齊始封君）右我先王（右助我先王武王成王）股肱周室（輔佐周室為之股肱）師保萬民（教誨萬民為之師保）世胙大師（胙報也大師即太公言世報大師之功）以表東海（表顯也謂顯封太公於東海之地）王室之不壞（我周室所以至今不壞者）繄伯舅是賴（繄發語聲言皆倚賴伯舅大公之功）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女音汝）兹率舅氏之典（兹率循伯舅大公之典故）纂乃祖考（纂繼汝祖父之基業）無忝乃舊（無忝辱女祖父之舊）敬之哉（敬謹之哉）無廢朕命（無廢棄今日之新命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中行獻子即荀偃晉悼公問衛人逐君當討否）對曰（荀偃答）不如因而定之（言不如因衛逐君而安定之）衛有君矣（衛有君謂已立剽）伐之（若討而伐之）未可以

得志（未可以得志於衛）而勤諸侯（而勤勞諸侯）史佚有
言（周武王時太史名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
仲虺有言（仲虺湯左相有言）曰亡者侮之（亡者人侮之）
亂者取之（亂者人取之）推亡固存（因其亡而推之因其存而
固之）國之道也（此國家常道也）君其定衛（言君其安定衛
國）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乎）冬會于戚（晉悼公從
荀偃之言會諸侯于戚）謀定衛也（定立剽）○范宣子假
羽毛於齊（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范宣子聞

而借觀之）而弗歸（既借羽毛而弗歸之）齊人始貳（齊人怏恨晉人
失信始有貳心）○楚子囊還自伐吳卒（楚子囊自秋伐吳歸
至楚而死）將死（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子庚司馬
公子午也當代子囊為令尹故子囊遺言令必城郢蓋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
公子儀因築城為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
囊忠（君子謂子囊盡忠於所事）君薨（楚共王薨在十三年）不忘增
其名（謂加謚曰共）將死（其身將死）不忘衛社稷（謂遺言城
郢）可不謂忠乎（非盡忠所事豈能如此）忠（國有忠臣）民之

望也。（萬民之所瞻望也）詩曰。（衆小雅都人士之詩）行歸于周。（忠信爲周。言德行歸于忠信。○行、去聲）萬民所望。（卽爲萬民所瞻望）忠也。（以其忠信故也）

經 十有五年。癸卯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之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故不敢至成）○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

郛。（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傳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報二年豹之聘）且尋盟。（尋十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向戌見仲孫蔑）尤其室。（尤、責過也。責其宮室之美）曰。子有令聞。（言子有令美之聞。○聞、音問）而美其室。（而美治其宮室）非所望也。（言非吾所望於子也）對曰。（孟獻）我在晉。（我以事在晉國）吾兄爲之。（我兄爲此室）毀之

楚

重勞 欲毀壞之則重有勞費 且不敢間 且不敢有所間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間去聲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 卿不行非禮也 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 公子午即子庚代子囊爲令尹 公子罷戎爲右尹 爲楚右尹之官○罷音皮 蔿子馮爲大司馬 子馮孫叔敖從子爲楚大司馬○馮皮冰反 公子橐師爲右司馬 爲楚右司馬之官 公子成爲左司馬 爲楚左司馬之官

屈到爲莫敖 屈到屈蕩子爲莫敖之官○屈居勿反 公子追舒爲箴尹 追舒即子南莊王子爲箴尹之官 屈蕩爲連尹 爲連尹之官 養由基爲宮廐尹 爲宮廐尹之官 以靖國人 以靖安楚國之人 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 君子謂楚康王於是乎能爲官擇人 官人 夫爲官擇人 國之急也 此國家之急務也 能官人則民無覦心 君能爲官擇人則民無覬覦以求幸之心○覦音俞又踰 詩曰 舉周南卷耳詩 嗟我懷人 嗟歎我所懷思之賢人 寘彼周行 寘置也周徧也行列也置之徧於列

五　男

位之間○行音抗下同能官人也言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也王
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言自王而下五等諸侯及
甸采衛五服之大夫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
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爲一服不言侯服略舉也各居其列各任其職所
謂周行也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鄭尉氏司氏之
亂亂在十年其餘盗在宋十年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鄭
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鄭人以三子之父皆爲尉氏所
殺故納賂于宋納賂于宋以請餘盗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匹

○乘去聲下同與師茷師慧樂師也茷慧其名○茷音吠徐音伐三
月公孫黑爲質焉公孫黑子晳也爲質於宋○質音致司城
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子罕以三賊與宋人
○女音汝父音甫良司臣而逸之以司臣爲賢而放之託諸季
武子子罕以司臣託於魯季氏武子寘諸卞季武子受子罕之託
以鄭司臣寘諸卞邑鄭人醢之鄭人殺賊而醢之以爲醢三人也
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也別言三人以見司臣獨存師慧過宋朝鄭師
慧過宋之公朝將私焉私小便也其相曰相師者自相去聲下同

朝也（言此宋朝也不可以便旋）慧曰（即師慧）無人焉（言無人焉可以便旋）相曰朝也何故無人（相師者又曰既爲宋朝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言其雖有朝廷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若猶有人在焉）豈其以千乘之相（千乘相謂子產等言豈其不爲子產等殺三盜）而易淫樂之矇（矇師慧自謂也言得賂而歸之是以三盜易淫樂之矇於鄭也○矇音蒙）必無人焉故也（重淫樂之矇輕千乘之相朝無賢人故也）子罕聞之（宋子罕聞其言）固請而歸之（固請宋公而歸師慧等於鄭傳言子罕能改過）○夏齊矦

圍成（齊靈公伐魯圍其成邑）貳於晉故也（不衷於晉故敢伐魯圍邑）於是乎城成郛（郛郭也於是魯城成郭以備齊難）○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使告于晉（魯使人告難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今秋邾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晉悼公有疾）乃止（乃止不爲會以討邾莒）冬晉悼公卒（見經註）遂不克會（遂不克合諸侯爲明年會湨梁傳）○鄭公孫夏如晉（公孫夏即子西）奔喪（奔悼公之喪）子蟜送葬（子蟜即公孫蠆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宋

人或得玉宋國之人或得寶玉獻諸子罕或人以玉獻諸宋子罕子罕弗受宋子罕不受獻玉獻玉者曰即或人以示玉人言以玉示能治玉之人玉人以爲寶也治玉之人以爲寶故敢獻之故敢以玉爲獻子罕曰子罕謂或人曰我以不貪爲寶言我以廉潔不貪爲國之寶爾以玉爲寶汝以寶玉貨賄爲家之寶若以與我若以玉與我皆喪寶也是我失不貪之寶汝失寶玉之寶皆失其寶也○喪去聲不若人有其寶不若不受所獻我自寶其不貪汝自寶其寶玉人皆自有其寶稽首而

告獻玉者乃稽首而告子罕曰小人懷璧言我小人也若懷此璧玉不可以越鄉言不可以越過鄉里必爲盜所害納此納此寶玉於子罕以請死也以請免死也子罕寘諸其里子罕感其至誠乃以所獻之玉寘諸或人所居之里使玉人爲之攻之使能治玉之人爲或人攻而治之○爲去聲富賣玉得富而後使復其所而後使或人歸於其所居○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堵狗堵女父之族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堵狗之妻○堵音者而歸諸范氏歸其妻於范氏先絶之也傳言鄭之

有謀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巻之三十五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巻之三十六

魯襄公五　　梅谿林堯叟唐翁

經十有六年甲辰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溴水名不書齊高厚逃歸故也○溴扃入○戊寅大夫盟凡伯在焉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于扈會于扈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存自襄

而下溴梁之盟則有言大夫而不序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執以歸始此 ○齊侯伐我北鄙 無傳齊貳晉故 ○夏公至自會 無傳 ○五月甲子地震 無傳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鄭非主兵也則曷爲書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下君臣之分而已是故僖十九年盟于齊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主中國則書會陳今年伐許鄭非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大雩 無傳書過 ○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 註見經 平公即位 平公悼公子 羊舌肸爲傅 肸叔向也 張君臣爲中軍司馬 君臣張老子代其父 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 祁奚去中軍尉爲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閑官韓襄無忌子也 虞丘書爲乘馬御 代程鄭乘去聲 ○改服 既葬改喪服 修官 修官選賢能 烝于曲沃 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 警守而下 儆戒晉國守備順河東下故曰下○守音狩 會

于溴梁合諸侯為會于溴梁○溴扃入命歸侵田命諸侯各歸相
侵取之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犂比
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為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
故平公終其事○比音毗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
中故并以此責之○使去聲○晉侯與諸侯宴于溫晉平
與列國諸侯飲宴于溫地使諸大夫舞使諸侯之大夫起舞以助歡宴
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
類齊有二心故高厚歌古詩不類荀偃怒晉荀偃見高厚歌詩不類而怒

曰諸侯有異志矣言諸侯不同心以事晉矣使諸大
夫盟高厚齊為大國高厚君此知小國以當有從者故使諸大夫盟高厚
高厚逃歸高厚不肯受盟故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
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
盟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曰載書月同討不庭
凡諸侯朝聘皆成禮於庭中故欲同討不來庭服者○許男請遷于
晉許靈公欲叛楚故請遷都于晉諸侯遂遷許溴梁之諸侯遂事往
遷許許大夫不可許大夫不肯叛楚遷都晉人歸諸侯

晉人歸諸侯惟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 鄭子蟜聞將伐許 鄭公孫蠆聞諸侯將伐許 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 鄭與許有宿怨故相鄭伯親往伐許○相去聲 穆叔從公 叔孫穆叔從魯公歸○從去聲 齊子帥師會晉荀偃 齊子叔老會晉荀偃 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 經書會鄭伯在荀偃之上夷平也左氏謂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然於義無取當以經討齊之說為正○為去聲 夏六月次于棫林 棫林許地諸侯之師次于棫林○棫為逼反 庚寅伐許次于函氏 諸侯伐許

許地○函音咸 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 晉師獨進伐楚 以報宋揚梁之役 揚梁役在十二年 ○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 襄城北有湛水東入汝○湛音沉又上 楚師敗績 公子格之師敗績 晉師遂侵方城之外 晉荀偃遂侵楚方城之外 復伐許而還 許未遷故復伐許國而歸○復浮去聲 ○秋齊侯圍郕 郕魯孟氏邑齊貳晉故伐魯 孟孺子速徼之 徼要也速孟獻子之子莊子也徼齊師○徼音堯 齊侯曰是好勇 齊靈公言是孟莊子好勇○好去聲 去之以為

之名以師去之不與之戰以成其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孺子速見齊師之去已遂塞隘道以爲名而歸○冬穆叔如晉聘穆叔即叔孫豹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民未休息不然不敢忘若非此二事不敢忘魯而不救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言齊人朝夕伐魯以釋其叛晉之恨是以大請是以大有請於晉國敝邑之急言魯有齊患之急朝不及夕朝不保暮言其甚急引

領西望晉在魯西故言引領西向以望曰庶幾乎曰庶幾晉來救我比執事之間若欲待晉國閒暇之時也○比必利反閒音閑恐無及也恐魯已亡無及於事見中行獻子穆叔乃見中行獻子即荀偃賦圻父賦小雅圻父詩周司馬掌封圻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無所止居○圻音畿父音甫獻子曰偃知罪矣獻子自稱名云偃知不能憂恤魯國之罪矣敢不從執事敢不從魯國之執事以同恤社稷以同憂恤魯國之社稷而使魯及此而使魯人及此無所止居之禍見范宣

子穆叔又見士匄賦鴻鴈之卒章小雅鴻鴈詩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爲我劬勞言魯憂困嗸嗸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宣子曰匄在此宣子稱名云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豈敢使魯無所鳩集如鴻鴈卒章所云乎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無傳宣公卒悼公華立○牼音沆○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石買石稷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防臧紇邑○伐我大夫將書大夫始此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九月大雩無傳書過○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莊朝宋微者獲司徒卬司徒卬陳大夫生死皆曰獲○卬音昂卑宋也陳卑宋師不設備故獲○衛孫蒯田于曹隧蒯孫林父之子越竟而田獵于曹隧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孫蒯飲馬于此○飲去聲重平聲下同毀其瓶或以瓶爲飲器但於飲馬義類似不相開未知是否重丘人閉門

而詬之 詬罵也重丘人閉門而罵孫蒯○詬音候 曰親逐而君
而汝也言孫蒯之父親逐汝君林父逐君在十四年 爾父爲厲 言孫蒯父
死當爲惡鬼 是之不憂 曾不憂臨逐君之禍死爲惡鬼 而何以
田爲 而何以田獨爲哉 夏衛石買孫蒯伐曹 孫蒯不忌
其詬故伐曹 取重丘 攻重丘而取之以報私忿 曹人愬于晉
曹人以其事愬于晉爲明年晉執石買傳○齊人以其未得志
于我故 前年圍成避孟孺子故未得志 秋齊侯伐我北鄙
圍桃 桃魯邑 高厚圍臧紇于防 防臧紇邑 師自陽

關逆臧孫 魯師自陽關往迎臧紇 至于旅松 至于旅松近防
地魯師畏齊故不敢至防 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
郰叔紇即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帥甲士三百○郰音鄒 宵犯齊
師 三子以甲夜犯齊師 送之而復 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
旅松而復還守防○復浮去聲又如字 齊師去之 齊師既失臧紇故去
齊人獲臧堅 堅臧紇之族 齊侯使夙沙衛唁之
齊靈公使奄人夙沙衛弔唁臧堅○唁音彥 且曰無死 且謂臧堅使無
自殺 堅稽首 臧堅稽首以曾至愁 曰拜命之辱 言拜謝齊君之

厚命抑君賜不終那卿相雖賜命而為忘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且使夙沙衛刑餘之臣以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杙小木也板屬臧堅義不受辱乃以杙自抉其所傷而死○杙音弋抉音決

○冬邾人伐我南鄙邾從齊故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為去聲

○宋華閱卒華閱皐比之父華臣弱皐比之室臣閱之弟皐比閱之子華臣以華閱既卒皐比新立故弱其室而侵易之○比音毗使賊殺其宰華吳華臣使賊殺皐比之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鈹刀殺晉賊六人鈹殺華吳於宋城之盧門○鈹音披合左師之後合左師向戌也賊殺華吳於向戌邑○後室後左師懼向戌見賊而懼曰老夫無罪老夫向戌自稱言己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賊謬言皐比私有討於華吳遂幽其妻遂幽閉華吳之妻曰畀余而大璧畀與也而汝也言與我以女大璧王宋公聞之宋平公聞其事曰臣也言華臣不唯其宗室是暴華臣與華閱為兄弟故言不唯侵暴其宗室大亂宋國之政使賊私殺華吳是大亂宋國之政刑必逐之必逐華臣無赦左師曰向戌謂平公曰臣

也（言華臣）亦卿也（亦宋之卿也）大臣不順（國有大臣不相從順）國之恥也（此國家之恥辱也）不如蓋之（不如蓋掩其罪勿問）乃舍之（宋平公從向戌之言乃舍華臣不問）左師爲己短策（策馬撾也向戌悔其初謀之失乃自爲短馬撾助御鞭馬）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華臣不欲與相見故過其門必馳騁而去）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狂狗也宋人逐之瘈居世反又音制）瘈狗入於華臣氏（狂狗被逐走入華臣之家）國人從之（國人從而逐之）華臣懼（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恐懼）遂奔陳（華臣遂走奔陳）

○宋皇國父爲大宰（皇國父爲宋大宰之官○大音泰後皆倣此）爲平公築臺（皇國父爲宋平公築臺○爲去聲）妨於農收（周十二月今九月正收斂之時故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宋子罕請俟畢農功而後興役）公弗許（宋平公不許）築者謳曰（築臺者乃謳歌之曰）澤門之皙（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實興我役（實興起我築臺之役）邑中之黔（子罕黑色而居邑中○黔音琴又鈐）實慰我心（請俟農畢實慰我心）子罕聞之（子罕聞築者之謳歌）親執扑（親執扑杖○扑逹）以

行築者行視築臺之人而扶其不勉者扶決罰也而決罰其不勉力築臺之人○扶恥乙反曰且責之曰吾儕小人言我輩之小人皆有闔廬皆有門戶闔閭以閉塞其廬舍以辟燥濕寒暑以避天時晴燥雨濕冬寒夏暑之苦○辟音避今君為一臺今宋君欲築臺而不速成而不勉力速成功役何以為役何取其為役事也謳者乃止謳者本為子罕有緩役之請今見其督役遂疑其過言乃止不謳或問其故或問子罕本欲緩役今更督役何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言以區區不足道之宋國而有詛有祝有詛與役者有祝緩役者

○詛莊慮反祝音呪禍之本也詛祝不同則善惡不同此禍亂之本也傳言子罕分謗○齊晏桓子卒晏弱也嬰之父晏嬰麤縗斬麤三升布也縗在胸前斬不緝之也苴絰帶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以苴麻為首絰及帶○苴七徐反杖杖竹菅屨菅屨草屨也○菅音姦食鬻謂朝一溢米暮一溢米也○鬻音粥居倚廬倚廬東墻而為廬之故曰倚廬寢苫苫編草也寢於編草之上○苫傷廉反枕草以草為枕此禮與士喪禮畧同其異惟枕草耳然枕苫亦非喪服正文○枕去聲其老曰老晏子之家臣也非大夫之禮也

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爲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

曰唯卿爲大夫諸侯之制降於天子一等故雖卿然後得用大夫之禮晏子自言已乃大夫也視士故不當用大夫之禮

經十有八年丙午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夏晉人執衞行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爲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同圍齊非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辭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夏晉人執衞行人石買于長子長子上黨郡縣名○長上聲又如字執孫蒯于純留純留亦上黨郡縣名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純音屯又如字爲曹故也爲前年衞伐曹故○爲去聲○秋齊侯伐我北鄙經書齊師中行獻子

將伐齊（獻子即荀偃。將為晉伐齊。）夢與厲公訟（厲公獻子所弒
者。夢與之訟。）弗勝（荀偃不勝。）公以戈擊之（厲公以戈擊獻子。）
首隊於前（獻子之首隊於其前。○隊音墜。）跪而戴之（獻子夢中
跪足而戴其首。○跪其委反。）奉之以走（以手捧其首以走。○奉音捧。）
見梗陽之巫皋（梗陽晉邑。有巫名皋。夢中走而見之。）他日見
諸道（異日獻子見巫於道間。）與之言（獻子因以所夢與巫皋言。）同
（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所言皆同。）巫曰（巫謂獻子曰。）今茲主必
死（主大夫之稱。言今茲獻子必死。）若有事於東方（齊居東方。有事
謂伐齊也。）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
諾（獻子諾是其言。）晉侯伐齊（晉平公討齊之叛。）將濟河（將師欲
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雙玉曰瑴。獻子以朱絲係玉二
雙以禮神。○瑴音角。）而禱（而禱于有河之神。）曰齊環怙恃其
險（環齊靈公名。言怙恃其山川之險阻。）負其衆庶（依負其民人之衆庶。）
棄好背盟（棄絕其好。背叛齊盟。○好去聲。背音佩。）陵虐神主
（神主民也。謂數伐魯。陵犯殘虐其民。）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
焉（彪晉平公名。曾臣猶末臣也。稱曾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也。將率諸侯以

討於齊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其守官之臣名偃實先後而輔
佐之○先後並去聲茍捷有功茍捷勝齊而有成功無作神羞
無致敗事而貽神之羞恥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
誓不敢復濟河復浮去聲唯爾有神裁之惟爾有河之神裁度
其事沈玉而濟沈玉於河以質信於神而後濟冬十月會于
魯濟會諸侯于魯之濟地尋溴梁之言溴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
不庭同伐齊與諸侯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齊靈公禦諸侯
之師于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平陰城南有防有門於防門外作

塹而守之○塹潛去廣里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之○廣音曠夙沙
衛曰齊夙沙衛也不能戰既不能戰莫如守險莫如擇險
要而守之謂防門不足爲險弗聽齊侯不從諸侯之士門焉
諸侯之士攻其城門齊人多死防門不足爲險故齊人多戰死范宣
子告析文子范宣子晉之士匄也析文子齊大夫子家也曰吾知
子言我與子相知敢匿情乎不敢隱匿其情實魯人莒人
皆請以車千乘千乘七萬五千人言魯與莒皆請以車千乘○乘去
聲自其鄉入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鄉入蓋自東道以入齊既許

之矣（晉既許魯莒之請矣）莒入（若果自東道入）君必失國（齊君必滅其國）子盍圖之（子謂析文子何不圖度之）子家以告公（子家即析文子以范宣子之言告齊靈公）公恐（靈公恐懼）晏嬰聞之（晏嬰聞子家之言）曰君固無勇（言齊侯固無勇敢）而又聞是（而又聞此言）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齊山名齊靈公登山以望晉師強弱）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候也晉人知齊侯將登山以望晉師乃使司馬斥候高山大澤之險阻）雖所不至（雖晉師所不至之地）必旆而疏

陳之（必疏建旌旗以為陳示其衆也○陳音陣）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使軍中乗兵車者左實右偽以衣物為人形）以旆先（建旆以先）輿曳柴而從之（輿衆也衆曳柴從車後以揚塵）齊侯見之（齊靈公登巫山見之）畏其衆也（畏晉師之衆也）乃脫歸（不張旗幟脫身而歸）丙寅晦齊師夜遁（齊師夜遁走）師曠告晉侯（晉師曠告晉平公）曰鳥烏之聲樂（烏鳥得空營故其聲樂樂音洛）○齊師其遁（齊師其必遁走矣）邢伯告中行伯（邢伯即晉大夫邢侯中行伯獻子也）曰有班馬之聲（班別

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離別聲齊師其遁齊師其必遁走叔向告晉侯晉叔向告平公曰城上有烏兵衆守城烏不敢止今齊城上有烏齊師其遁齊師其必遁走十二月丁卯朔入平陰晉師入平陰遂從齊師晉師遂追齊師之奔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夙沙衛以大車相連塞隧道而殿軍後此衛所欲守險○殿顛去下同殖綽郭最曰殖綽郭最齊之勇士子殿國師子謂夙沙衛言以奄人殿國師齊之辱也此齊國之恥辱子姑先乎謂夙沙衛且先行乎乃代之殿殖綽郭最乃代夙沙衛殿衛

殺馬於隘以塞道夙沙衛恨二子故殺馬於阻隘之地以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晉州綽追及齊師射殖綽中肩州綽射殖綽中其肩○射音石中丁仲反兩矢夾脰脰頸也兩矢遵殖綽脰頸○脰音豆曰止謂殖綽曰止將爲三軍獲將生爲三軍獲不止若不肯止將取其衷復欲射矢中央取其咽喉顧曰殖綽顧州綽而言曰爲私誓令州綽設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州綽爲誓言必不殺汝明如日乃弛弓州綽乃自放弛其弓而自後縛之而執殖綽反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車右具丙亦

舍兵 右主擊刺故舍兵 而縛郭最 郭最與殖綽俱為殿 皆衿甲面縛 皆不解甲反縛惟露其面○衿欽去 坐于中軍之鼓下 坐殖綽郭最于晉中軍之鼓下 晉人欲逐歸者 晉人欲逐齊師之歸者 魯衛請攻險 魯衛請攻險固城守者 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 京茲齊邑在平陰東南 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 欒盈欒黶死其子盈左下軍平陰西有邿山○邿音詩 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 盧齊之邑圍不克 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 雍門齊城門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雍去聲萩音秋 范鞅門于雍門 范鞅攻齊雍門 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 范鞅之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雍門之中示閒暇 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 孟莊子孺子速也斬雍門之橁木以為魯公之琴○橁音春又荀 己亥焚雍門 焚以火攻也 及西郭南郭 城之外為郭又焚齊之西郭南郭 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 二子晉大夫○難那又奴 焚申池之竹木 申池齊南城西門齊城無池惟此門有池文十八年弒懿公納諸竹中其池多竹木 壬寅焚東郭北郭 又焚齊東

郭北郭 范鞅門于揚門（揚門齊西門也） 州綽門于東閭（東閭齊東門） 左驂迫還于門中（州綽之左驂迫還于齊東門之中○迫音百還音旋又音患） 以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州綽以馬檛數齊門扇示不恐○枚音梅數音朔） 齊侯駕（齊侯駕馬於車） 將走郵棠（郵棠齊邑○郵音尤） 大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 郭榮齊大夫扣齊侯之馬○扣音口） 曰師速而疾（言晉師行速而所攻甚急） 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 將退矣（師將退矣） 君何懼焉（君何恐懼於此） 且社稷之主（且人君為社稷之主） 不可以輕（舉動不可輕易○輕去聲下同） 輕則失衆（輕易則失其衆） 君必待之（君必安以待其退） 將犯之（齊侯將犯之而行） 大子抽劒斷鞅（在馬腹曰鞅大子恐齊侯不止乃抽劒斷乘馬之鞅） 乃止（齊侯乃止不奔） 甲辰東侵及濰（濰水名東侵齊及濰水○濰音維） 南及沂（南侵齊及沂水）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子孔即公子嘉欲去諸大夫而專其權○去上聲下同） 將叛晉（知晉不與已故將叛晉） 而起楚師以去之（而起楚師伐鄭藉其力以去之） 使告子庚（鄭子孔使人以其謀告於楚令尹子庚） 子庚弗許（子庚）

知其不可故不許 楚子聞之 楚康王聞其謀 使揚豚尹宜 揚豚邑大夫名宜 告子庚 康王使告子庚 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 言楚國之人謂康王即位以來 而不出師 而不出師以爭中原 死不從禮 生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於先君之禮 不穀即位 即位在十四年 於今五年 至今年凡五年 師徒不出 未嘗統師自出 人其以不穀為自逸 人必以我為自求安逸故 不出師 而忘先君之業矣 而忘先君圖伯之業 大夫圖之 大夫謂子庚其圖度之 其若之何 其若社稷何 子庚歎

子庚聞命歎息 曰 乃自言曰 君王其謂午懷安乎 午子庚名 言楚王其謂我懷安逸乎 吾以利社稷也 所以不許鄭人之請者正以休息楚國而利社稷也 見使者 見揚豚尹宜使去聲 稽首而對 稽首以首至地而對王使 曰諸侯方睦於晉 言諸侯方與晉親睦 臣請嘗之 臣請先嘗試其難易 若可君而繼之 若鄭可攻楚君則以師繼其後 不可 若鄭不可攻 收師而退 臣請收兵而歸 可以無害 可以不為楚之患害 君亦無辱 楚君亦不至親出以受恥辱 子庚帥師治兵於汾 子庚欲伐鄭故先治

兵於汾。汾地。○汾扶云反

於是子蟜（公孫蠆）伯有（良霄）子張（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三子從鄭簡公會伐齊）子孔（公子嘉）子展（公孫舍之）子西（公孫夏）守。（留守鄭國。○守音狩下同）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展子西知子孔欲去諸大夫之謀）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孔不敢會楚師。（子孔見二子為備故不敢出會楚師）楚師伐鄭（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鄭地魚齒山也。楚師次舍於魚陵）右師城上棘（楚師將涉潁故使右師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遂涉潁（楚師遂涉潁水）次于旃然（旃然水名。楚師次舍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費滑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雍於用反）右回梅山（楚師右回鄭之梅山）侵鄭東北（侵鄭東北之境）至于蟲牢而反（至于鄭之蟲牢而歸）子庚門于純門（子庚自攻鄭之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再宿于鄭之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滍水故言涉）甚雨及之（甚雨及於楚師）楚師多凍（雨寒故也）役徒幾盡（執役之徒不勝勞苦幾盡凍死。○幾音祈）晉人聞有楚師（晉人聞楚有伐鄭之師）師曠

曰不害（晉師曠獻言曰楚不爲害）吾驟歌北風（歌者吹律以詠八風也言吾聞楚伐鄭嘗歌北風以聽晉之強弱）又歌南風（又歌南風以聽楚之強弱）南風不競（南風音微故曰不競）多死聲（南風之中又多肅殺之聲）楚必無功（以聲聽之楚師伐鄭必無成功）董叔曰（晉大夫董叔）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楚師不時謂觸歲月）必無功（伐鄭必無成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經】十有九年（丁未）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惡及民也）○公至自伐齊（無傳）○取邾田自漷水（取邾田以漷水爲界也○漷宏入又音郭）○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靈公卒子莊公光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郛（魯西

郭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傳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 伐齊之諸侯自沂上歸 盟于督揚 督揚即祝柯 曰大毋侵小 載書曰大毋得侵小國暴小國○毋音無 ○執邾悼公 晉人執之 以其伐我故 伐魯在十七年 遂次于泗上 諸侯遂次舍于泗水之上 疆我田 正邾魯封疆之界至也 ○取邾田自漷水 邾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爲界故曰取邾田 歸之于我 以田歸于魯也 晉侯先歸 晉平公先歸國 公享晉六卿于蒲圃 晉六卿過魯故公爲設享禮于蒲圃

賜之三命之服 皆賜晉六卿以三命之服 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 六卿之下至候奄皆始受羣戰還之賜惟無先路 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爲束四馬爲乘壽夢吳子乘也 獻鼎於魯因以爲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乘去聲先去聲又如字 荀偃癉疽 癉疽惡創也荀偃有癉疽之疾○癉丹上又音旦 生瘍於頭 瘍疽屬在頭曰瘍荀偃既患惡創又生瘍於頭○瘍音羊 濟河 晉師既濟河 及著雍 及著雍之地○雍去聲 病 荀偃病甚 目出

因病痛而目睛努出

大夫先歸者皆反晉大夫之先歸者皆反國

士匄請見士匄中軍佐請見問候○見音現弗内荀偃病甚弗内

其謂○内音納

請後士匄知荀偃必死請問當立爲後者曰鄭甥可鄭甥荀吳也其母鄭女故荀偃曰鄭甥可以爲後二月甲寅卒荀偃

卒而視荀偃既死而目開不可含口禁不可受含○含去聲下同

宣子盥而撫之宣子即士匄乃盥手而撫其尸曰事吳敢

不如事主大夫稱主言荀偃既死我事荀吳敢不如事荀偃猶視言不合其心目猶開而視

欒懷子曰欒懷子即欒盈其爲未卒

瞑

事於齊故也乎言荀偃其爲未終伐齊之事故也乎○爲去聲乃

復撫之乃再撫其尸○復浮去曰主苟終言荀偃苟死所

不嗣事於齊者所有不繼伐齊之事者有如河言有如河水之神

乃瞑荀偃乃瞑目受含口開受含宣子出范宣子畢事而出

曰吾淺之爲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故言淺之爲丈夫也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爲欒懷子之言

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兵弁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季武子如

晉拜師拜謝討齊之師晉侯享之晉平公爲設享燕之禮范

宣子為政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
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國憂勞魯國猶召伯季武子興季武離席而起
再拜稽首再拜稽首以首至地曰小國之仰大國也
言小國仰望大國而後得安如百穀之仰膏雨焉如百穀仰
望膏雨而後得熟○仰如字又去聲膏如字又去聲下同若常膏之常
膏雨而潤澤之其天下輯睦將使天下皆安輯和睦以事晉豈唯
敝邑豈惟魯國實受其賜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
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

季武子以從晉伐齊所得之兵器作林鍾林鍾律名鑄鍾聲應林鍾因以
為名而銘魯功焉銘魯國勝齊之功臧武仲謂季孫
臧武仲告季武子曰非禮也言非銘功之禮夫銘夫為銘之禮
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諸侯舉得
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大夫則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
今林鍾銘功若從稱伐之例則下等也則三等之中此為最下計
功若欲計其功勞則借人也則借晉之力非己功也○借如字又積入
下同言時若言舉動得時則妨民多矣則妨於農事亦已多矣

何以爲銘何以爲銘其功且夫大伐小且夫大國討伐小國
取其所得取所得於小國之兵以作彝器彝常也作鐘鼎以爲
宗廟彝常之器銘其功烈銘其一時之功烈以示子孫以垂
示後世之子孫昭明德昭己之明德而懲無禮也而懲戒他
人之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今魯國將借晉人之力以救
其死救魯國死亡之禍若之何銘之若之何而銘其功小
國幸於大國小國幸勝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
之而昭明其所獲之兵器以取怒大國亡之道也是乃危亡之道爲[illegible]

西郭武城傳○齊侯娵于魯曰顏懿姬顏姬之母姓因
以爲號懿諡也此齊靈公之夫人曰顏懿姬也無子無所出其姪鬷
聲姬凡子曰姪鬷亦姬之母姓因以爲號聲諡也此顏懿姬之姪曰鬷聲姬也
○鬷子公反生光聲姬所生以爲太子靈公立光以爲太子諸
子仲子戎子諸子皆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戎子嬖戎子嬖幸
於靈公仲子生牙仲子生公子牙屬諸戎子仲子以戎子嬖
幸故以所生子託之○屬音燭戎子請以爲太子戎子恃寵請於
靈公以牙爲太子許之靈公許之仲子曰仲子牙所生母謂靈公曰

不可 不可立牙以為大子 廢常不祥 廢立敵之常不善也 間諸侯難 間諸侯之列事難成也○間去聲 光之立也 光之立為大子 列於諸侯矣 列於諸侯之會矣 今無故而廢之 今無罪而忽廢之 是專黜諸侯 謂光已有諸侯之尊是專黜廢諸侯 而以難犯不祥也 又以難成之事而犯不善 君必悔之 言齊君必自悔之 公曰 靈公荅仲子 在我而已 言立大子在我出命而已 遂東大子光 廢大子光而徙之東鄙 使高厚傅牙 以為大子 立公子牙為大子使高厚為公子牙大傅 夙沙衛為

少傅 使夙沙衛為大子牙少傅○少去聲 齊侯疾 及齊靈公疾病 崔杼微逆光 崔杼使微服迎故大子光 疾病而立之 靈公疾病而立光以為君 光殺戎子 光怨戎子廢己故殺之 尸諸朝 暴戎子之尸於公朝 非禮也 非用刑之禮 婦人無刑 婦人無黥刖之刑 雖有刑 雖有大刑至死 不在朝市 雖犯死刑者猶不暴尸於朝市 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 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 莊公即位 大子光也 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 莊公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句音鉤瀆音豆 以夙沙衛易己 莊公

謂夙沙衛教靈公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夙沙衛奔齊高唐之邑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師及齊之穀地聞喪而還聞靈公之喪而還禮也禮不伐喪故善其還師不待君命○於四月丁未於此年四月鄭公孫蠆卒子蟜死赴於晉大夫使赴告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范宣子言公孫蠆於晉平公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晉平公爲公孫蠆請命於周王王追賜之大路大夫有功則賜服路故簡王追賜子蟜以大路之服

光

使以行禮也使子蟜得以行葬禮也○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灑藍齊地高厚爲公子牙大傅故殺之○灑洒又史而兼其室而兼并高厚之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傳解經不言崔杼而以國討爲文也從君於昏也以高厚從靈公昏謬之政廢廾立牙不能諫止故也○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子孔即公子嘉執政而專其權國人患之鄭國之人皆以爲患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難去聲下同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于純門子孔當罪子孔當受西宮純門之罪

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 子孔自以其家之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以自守○守音狩下守備同 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 二子帥國人伐子孔氏 殺子孔而分其室 既殺子孔而分子孔之室 書曰鄭殺其大夫 經亦以國討爲文 專也 以其專權也 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 子然子革父宋子鄭穆公妾子然子孔皆宋子之所生 士子孔圭媯之子也 士子孔子良父圭媯亦鄭穆公妾士子孔圭媯所生○媯居危反下同 圭媯之班亞宋子 圭媯之班在宋子之次 而相親也

圭媯宋子二人甚相親愛 士子孔亦相親也 二母相愛故士子孔與子然子孔亦甚相親愛 僖之四年 鄭僖公之四年魯襄公之六年也 子然卒 宋子之長子卒 簡之元年 鄭簡公之元年魯襄公之八年也 士子孔卒 圭媯之子卒 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 司徒孔即子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二子之室○相去聲 三室如一 子孔子革子良三室同心如一家然 故及於難 故子革子良併及於難也 子革子良出奔楚 二子懼禍故出奔楚 子革爲右尹 子革即鄭丹爲楚三尹之官 鄭人使子展當國

簡公猶幼故使子展當國攝君事子西聽政子西聽鄭國之政立子產為卿子產即公孫僑始立子產為卿○齊慶封圍高唐夙沙衛以高唐叛故慶封圍之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齊莊公親往圍之見衛在城上齊莊公見夙沙衛在高唐城上號之莊公號召夙沙○號如字召也又乎聲乃下夙沙衛乃下城與莊公語問守備焉莊公問高唐守備之有無以無備告夙沙衛以無守備告揖之齊莊公以夙沙衛所告至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乃登夙沙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食聞齊

師將會食○傳音附食音嗣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殖綽工僂會齊大夫因其會食夜縋城納齊師○僂音樓縋音墜醢衛于軍執夙沙衛醢之以為葅也○城西郛註見經懼齊也郛郭也前年魯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鍾故懼齊而城西郛為備○齊及晉平齊莊公立始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闕齊晉為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既平魯懼齊故為柯會以自固穆叔見叔向穆叔既會因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肸

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穆叔歸（穆叔畢會而歸）曰齊猶未也（言齊猶未服於晉也）不可以不懼（不可以不知所懼也）乃城武城（乃築武城之城以備齊難）○衛石共子卒（即石買共音恭）○悼子不哀（悼子即石買之子石惡無哀戚之容）孔成子曰（孔成子衛大夫）是謂蹷其本（蹷拔也言父死不哀是謂拔其本○蹷音掘又貴）必不有其宗（必不能有其宗族爲二十六年石惡出奔傳）

春秋經左氏傳句解卷之三十六